

想「家」

優選

游家維 學生

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

這是參加入伍訓的某天夜裡，寢室像個大蒸籠，蒸著一堆迷彩饅頭。不過今夜蒸籠的火力似乎更旺一些，所有人經歷一整天的操練，雖然拚命地喊熱，卻無力控制疲憊的身軀，也就歪著頭睡了。這樣的熱氣通常要持續到下半夜，當熱氣減弱之時，卻是旭日東升，又是一天的開始了。

今夜的熱達到了最高峰，窗外突然颳起大風，接著下起傾盆大雨，頃刻間溫度驟然變冷。帶著水氣的風吹進開了窗的寢室，清涼地讓我產生錯覺，朦朧中彷彿此刻正吹著冷氣躺在家裡床上，好夢方酣之際，卻被窗外淅瀝瀝的雨聲吵醒。原以為南臺灣從不下雨，有的只是耀眼的陽光和蒸騰的熱氣，原來這裡也會下雨，這雨的氣息像極了老家的三合院。

三合院是父親出生成長的地方；是阿公阿嬤住慣的老家，他們堅持不和我們同住，在市區的房子，於是阿爸時常帶著全家回三合院小住，陪陪阿公阿嬤，他希望我有

機會多接近大自然，順便重溫他「野孩子」般的童年回憶。

記得有一次回老家，也是這個時節，也正下著傾盆大雨，車子在大雨中緩慢地開著，穿過兩旁結實纍纍的荔枝樹和竹林，老家三合院便出現在眼前，樹林擁抱著三合院外的磚造圍牆，圍牆擁抱著三合院，三合院擁抱著曾經和現在住在裡面的家人。我曾經堅信，再大的風雨永遠也吹不進這座三合院。

車窗外的三合院矗立在雨中，好像隔了一層紗簾，熟悉卻朦朧有種見山不是山的感覺，雨水順著黑色屋簷流下來，形成一排水簾幕，暴雨的雨水，讓廳堂外的院子成了一個方形的池塘，我們將車停在圍牆外，脫去鞋襪、捲起褲管踩著水往廳堂裡移動，就這一會兒功夫我們一家子早成了落湯雞了。

魚貫進入大廳後，阿公看出我們的狼狽，趕忙拿了毛巾讓我們擦拭身體，阿嬤則煮了一鍋熱薑茶讓我們喝下祛寒，阿公

開口便問：「下雨天路不好走，怎麼還回來呢？」阿爸回答：「剛才出門天氣不錯，怎知車子開著開著卻突然下起雨來。」阿公悻悻指著頭頂說：「你沒聽過『西北雨，落不過田埂』這句話嗎？」

難得今天下午又下雨了，戶外的訓練一律取消，改在中山室上室內課。望著外面的景象朦朧而虛幻，心理面去留的問題一直在打轉，陌生的環境陌生的人們，嚴峻的訓練嚴峻的長官，隨時都有一種撐不過下一秒的感覺，於是退縮的念頭不斷在腦中滋長，我相信只要一通電話，爸媽一定能馬上帶我回家，上舖那傢伙哭了一個晚上，今天就捲舖蓋走人了，只要一通電話，對，只要一通電話，我就能回到那個24小時開著冷氣的家。

趁著午休空檔，跟班長借了手機打電話給爸媽，可惜二人手機都沒接，只好撥了家裡的電話號碼，接電話的是阿公，我想跟阿公說我很想回家，但是所有的話到了

嘴邊卻說不出口，阿公彷彿知道我的想法

似的，透過手機對我說：「阿爲啊！你不是想家了？你如果想回家，阿公非常歡迎，但是你長大了，要學會忍耐，再怎麼苦都是一眨眼的事，以後你再轉頭看現在，你會很懷念的，就像你常常說的，在你小時候我們一起住在老家三合院裡，生活很辛苦卻很有趣，現在回想起來，不是也很有趣嗎？你要堅持下去，勇敢去嘗試去努力，下次阿公帶好吃的去看你，加油哦！」

我很想跟阿公說我很想念他，想念三合院，還有阿公種的黑葉荔枝和綠竹筍，但我沒說出口，便漠然掛斷電話。思緒卻飄到了老家的三合院外……

阿公和老家三合院的畫面是一體的，屋前屋後種滿了荔枝樹和綠竹筍，這二種作物的產期幾乎重疊在一起，每年快到暑假時，父親總要我們回老家一起幫忙摘荔枝，因為荔枝的產期短，不趕緊採摘完畢，產季一過就開始掉果，滿樹下撿來的落果是賣不了好價錢的，阿爸告訴我，他從小看著阿公照顧這一片作物，雖然頑皮，卻不失為一個好幫手，長大以後在都市裡闖蕩，幫忙工作的機會逐漸變少了，阿公阿

嬾的年紀愈來愈大了，這田裡的活總有一天要放下的。

看著一大片紅豔豔的荔枝，再看看天邊黑鴉鴉的陰霾，待會免不了又是一陣西北雨。阿爸發了瘋的搶收荔枝，又是攀梯子上樹，又是連勾帶扯的拽著枝頭上的果實。是贖罪吧？對象是阿公，也是這一片土地。

「謝謝班長！」我將手機還給了班長，最近常跟班長借手機，班長也從未拒絕過我，原來班長也不全都是兇惡的角色，班長拍了拍我的肩膀說：「不客氣！怎樣？想家了？這很正常的啦！我入伍訓練時候每一天都嘛哭到睡著，有時做夢夢到我們山上的部落，那裡的河流啊、親人啊、朋友啊、狗啊、房屋、樹木啊，我在那裡玩啊、跑啊、跟心愛的女朋友唱歌啊、跳舞啊、彈吉他啊！」班長說著說著，眼光始終望著遠山的天際線，我彷彿看到那個奔跑在山林間的山地少年。「可是夢醒之後卻發現我遠在距離家鄉幾百公里的這裡，我身上的迷彩服提醒了我，我就要成爲一個軍人了。」這時我發現班長深邃凝神的目光，鑲嵌在黝黑剛毅的臉上，支撐著野戰服的，是一副寬闊結實的胸膛和挺拔屹立的身軀，怎麼看都是一個不折不扣

的國軍戰士，怎麼都聯想不到那個躲在棉被裡哭的山地少年。

「請問班長，你是如何走過來的，你不後悔從軍嗎？」我好奇的問。班長望著遠方的山嶺，慢慢地說：「家，永遠想著你的家，家人會讓你無比的力量，度過一切的考驗」、「我很慶幸軍中有這麼多弟兄，你們都是我的家人，我從來不曾後悔加入軍隊這個大家庭」，班長說到這裡，突然皺起眉頭說：「你知道嗎，我在山上的那個家早已不在了，我就只剩軍中這個家了。」怎麼會這樣？我正想問班長到底怎麼回事，這時卻聽聞口令：「部隊集合！」班長拍拍我說：「集合了，你要好好堅持下去，我們有空再聊。」

阿公常趁著下雨天不用下田的空檔，就著大廳的空間，著手編織幾個竹簍，阿爸在一旁翻看老書櫃裡的書，我自顧自地捉弄著黑狗「庫洛」，就這樣各自占據一個角落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。

真難想像阿公的巧手加上一把柴刀，將削薄的竹片緊密的交織成六邊形的網目，最後圍成一個個扎扎實實的竹簍，通常阿公一做就是七、八個竹簍，他開玩笑地說：「自己用不完可以送人，送人兩個竹簍，說不定人家回送個青菜、魚肉的，晚

餐可就有著落了！」

外面的雨停了，阿公戴上斗笠，用扁擔挑了兩個竹簍，說是要下田砍甘蔗、摘荔枝，黑土狗庫洛跟緊阿公的腳步跑出了院子，我和阿爸忙不迭地跟了出去，雨後的田裡滿是泥濘，阿公給了我們二雙不甚合腳的雨鞋，就這樣一路踉蹌地走在雨後的田埂上。經過一番折騰總算有點收穫：一簍去了尾的紅甘蔗，一簍紅艷艷的荔枝。

趁著天色還早，就著田邊的大石頭坐了下来，祖孫父子三人就地吃了個飽，一面大口嚼著甜美多汁的紅甘蔗，剝著肉厚鮮香的黑葉荔枝，一面欣賞大雨洗滌過後的田園風光，遠方掛著鮮明的彩虹，彩虹下的樹林、田畝、屋舍、河流，交織成一幅安詳靜謐的畫面。

成就對阿公而言，是守護三合院和周遭的土地，隨著年歲漸增和時勢的變遷，「守護」二字對阿公而言似乎愈來愈無力了。

成就對阿爸而言，是創造一個超越老家三合院的成就，在外闖蕩的歲月裡，掙得了事業，卻追悔著那段逝去的純樸歲月。

成就對我而言，是一個未有答案的探索課程，阿公和阿爸在三合院的情感累積，轉化成為我投入軍旅，保家衛國的動力源泉。

夜晚的寢室酷熱依舊，時間一到大夥兒全在寢室內躺平，照例攤開棉被掛上蚊帳，就在將睡未睡之間，隱約傳來有人在哭泣的聲音，唉！人終究是離不開家的！想想真可笑，原本的自信在這裡被摧毀，卻要努力建構另一種屬於軍人的自信，摧毀、重建、強化，一系列的訓練不只在生理的強化，更堆砌在看不見的心裡最深處。

想想白天阿公和班長的一番話，再想想我來這裡的初衷，不就是想跳脫沒有目的的生活，才會選擇挑戰來這裡的嗎？誰不眷戀五光十色的都市叢林，但是什麼才是精采的人生，我想到了李白和杜甫，他們都寫了名為「少年行」的詩：

「五陵年少金市東，

銀鞍白馬度春風，

落花踏盡游何處，

笑入胡姬酒肆中。」——李白

「一身能擘兩雕弧，

虜騎千重只似無。

偏坐金鞍調白羽，

紛紛射殺五單于。」——杜甫

想著想著，腦海又浮現阿公和三合院……

三合院的環境絕對稱不上「舒適」二字，

三餐所需都是自家產的作物，但是吃在嘴裡卻是滿滿的幸福，尤其在傍晚的時候，天漸漸暗了下來，三合院透出微微的光亮，也指引我們回家的方向。廚房裡奶奶的大灶升著火，灶上的鍋子熱氣蒸騰的飄著飯菜香，奶奶和媽媽忙進忙出地張羅著一家的晚餐，雖然都只是門前屋後採摘的尋常菜蔬，和自家醃製的醬菜臘肉，卻是一桌子「家」的味道。晚飯後大家在院子裡喝茶聊天，我和庫洛繞著院子追趕嬉戲著。

晚上住在三合院的老房子，睡的是榻榻米的通鋪，沒冷氣不打緊，夏蚊成雷，螫得滿頭滿身是常有的事，這時阿公會拿著檳榔樹葉做的扇子，一面幫我搨風驅蚊，一面說著虎姑婆之類的故事哄我睡覺，不知不覺在某個橋段，我便在夏夜微風中進入了夢中。

夢中的我，走到屋外仔細地端詳眼前的三合院，整個院落落包含正身和兩旁的護龍，多處斑駁而露出夯土的牆體嵌著厚實的木頭門窗，石頭堆砌的牆腳因為潮濕而長滿綠色的苔蘚，正身的大廳擺設著奉祀祖先牌位和神明的供桌，牆上懸掛觀音菩薩的畫像和八仙過海的彩匾，桌上的香爐正飄著裊裊的香火，香火飄上了頭頂上的

屋梁，福州杉的屋梁在香火的薰陶下，透著一層烏黑油亮的光澤，穿堂吹來的風，夾著檀香和檜木的氣味。牆上掛著的鐘，據說是日據時期從日本進口的，滴答滴答地走著，如果不是這鐘聲，時間彷彿不會存在這三合院中。

這幾天常下雨，今天雨停得早，山頭出現一道美麗的彩虹，彩虹下一群勇敢的戰士，正在努力的訓練著各種戰技和體能，內容不外乎班排的隊形移動或體能的訓練等等。聽說過不久我們這些菜鳥就得接受「戰技測驗」和「震撼教育」，正所謂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……」於是五百障礙、三千公尺長跑、刺槍術、打靶樣樣要通過考驗，於是我的身體產生莫名的改變，穿在身上的迷彩服好像大了一號，班長發現我的S腰帶鬆了，叫我調緊一些，說也奇怪，前天才逼緊一格，今天又得逼進一格了，班長認真的說：「你身體變瘦了，手臂變粗了，腳程也快了，這就是所謂的『蛻變』。」

「真的嗎？我真的能成爲一個合格的國軍戰士嗎？」我懷疑地問班長，「那要問你自己吧？」班長笑著回答，我們繼續聊著，聊到阿公對我的鼓勵，也聊到老家三

合院的點點滴滴，特別聊到我在三合院的一段有關《三國演義》的精采橋段：

三合院裡藏了一堆寶貝，我剛來時就裡裡外外翻了個遍，最後翻出最滿意的一套，似乎是爸爸小時候的玩具，不過是幾把竹製的刀槍弓箭之類的玩意兒，再有就是一套殘破的《三國演義》漫畫，翻了幾本，我便改編起了「空城計」。

我煞有其事的找來羽扇綸巾，端坐在大廳的門檻上焚香操琴，香是爺爺早上燒的香，琴是爺爺的舊胡琴，我咿咿呀呀地拉了一會，竟引來三隻土狗的查探，我衝著三隻土狗喝道：「吾乃臥龍先生諸葛孔明是也，爾等可是司馬懿派來的細作？想要查探我城內的虛實，還不速速離去！」這狗兒們聽了本軍師的話竟然不為所動，反而朝我搖著尾巴蹭了過來，想必我這空城計早被牠們識破，這戲演不下去了，於是我靈機一動，換了一個戲碼，我抄起一枝竹槍指了指外面，對著狗兒們說道：「兄弟們，吾乃常山趙子龍，爾等隨我開城迎敵，殺出重圍吧！」

幻想中的戲碼並不僅止於此，舉凡阿公說過的，還有我從書上看來的《虎姑婆》、《桃太郎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廖添丁》等，都能找到演員和道具，有時整個暑假我都

待在三合院陪著爺爺奶奶，狗兒們成天陪我扮演不同的角色，一下是西遊記裡的孫悟空和豬八戒，沙悟淨等，一行人往西天取經不成，卻陷在了流沙河裡動彈不得。一下是民間故事裡的妖魔鬼怪，被我的降魔杵追著滿屋子跑，可憐的是幾個狗兄弟們，被我折騰得見到我是既愛又怕，不時地搖尾求饒。這些故事的場景則是三合院內每個角落和三合院外的樹林，稻田，河流……故事要說的話，怕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。

連續的幾日艷陽天，操課的科目早已超越基本動作的範圍，操課的範圍延伸到了野外的教練場，今天上的是偽裝課。

教官教我們利用地形地物將自己徹底隱藏起來，以達到欺敵致勝的目的，除了臉上的偽裝膏，其他的材料得就地取材，野草、樹葉盡量往身上安插，完畢之後還得找一處看得到敵人，敵人看不到我的地方躲藏，我本來看中的是一棵高大茂密的樟樹樹頂，礙於只能躲藏在平面區域，最後找到一處落差約一公尺的凹陷地形，後面是隆起的土堆，開口處還長了一叢茂密的蘆葦，是個絕佳的隱匿點，這時不但要耳聽八方還要眼觀四面，怕的倒不是會被找著，而是這林子裡看似生態豐富，說不定

什麼小動物小昆蟲的，此刻也正躲在某個角落窺伺著我，別的不說，光蜥蜴和拇指大的蜘蛛我今天就看過好幾回，至於冷不防掉到身上的毛蟲螞蟻之類的，就更不計其數了。

休息時間班長向我走來，拉了拉我身上的偽裝物說不錯喔，我看你偽裝做得很好自然又牢靠，各種動作也很確實，繼續保持下去。謝謝班長關心，之前聽了班長的話，加上我阿公也鼓勵我，我決定要繼續堅持下去，完成入伍訓的課程。班長點了點頭，鼓勵的拍拍我的肩膀，我指著樹林對班長說：「我的老家也有像這樣的樹林，那是一片包圍著三合院的荔枝園，是我和狗兄弟們探索的野戰叢林，林子裡的荔枝樹我數過的就有六十八棵，每棵少說也有三公尺高，再加上等數的綠竹林和一些雜樹，想想這林子還真不小。」班長笑著說：「我們那裏那個樹叫樹海，看不到盡頭的，那裡曾經是我們祖先的獵場，我的阿公、爸爸都是山林的勇士。」我好奇的問班長：「那班長你也是勇士囉？你有獵到過野豬嗎？」班長嘆了口氣說：「山豬？我們現在很少打獵了，族人都在山上種果樹，或到都市裡工作，跟你們老家差不多。」我嘆了更大一口氣說：「差不多？我們連農田都沒了，家鄉早就成了都市叢

林了。」班長踢了踢腳下的土堆說：「看來我們都有一個曾經存在的家鄉，和回不去的過往。」；「不過現在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家，那就是我們的軍隊，不管你我從哪裡來，今後我們團結一心，為保護這塊土地而努力！」

我突然覺得班長說話好像輔導長的口吻，班長接著說：「雖然我的說法有點老套，但事實就是如此，沒有了對國家的責任感，沒有了軍隊大家庭的歸屬感，那你留下來也是痛苦的。」是啊！這不就是我來這裡的目的嗎？班長只是用了最直接的方式說出來而已。

那一次的任務是勘察林子外的「旱溪」，溪水呈南北走向，將地方分成了溪西與溪東，也分出了都市與鄉村，溪西地區高樓林立車水馬龍，但一過了溪，到了溪東地界，那可是個阡陌縱橫，雞犬相聞的世外桃源，除了當地人，出入的人大多只是借道往山城上走，因為地勢從溪東開始緩步上升，最後便會進入中央山脈。這樣一個人煙罕至，默默無聞的小地方，傳聞要都市重劃了，整個溪東要夷為平地，重新再造成為新市鎮，還要建快速道路、纜車等，打開與外界的交通。

這等大事可不得了，阿公聽了之後決定

要親自越過旱溪到對岸了解事情的真相。好歹我也是城裡來的，阿公要過旱溪去，我自然得跟在旁邊照看著不可。不開車走大馬路太遠，我們選擇直接穿越樹林到河邊最近的距離，這段路看似平凡無奇，實則危機四伏，不過我也不是一個人亂闖的，一起行動的還有黑土狗「庫洛」，以及臨時招募的三隻土狗。此番我常山趙子龍保護阿公離開三合院，可不能有任何差錯，樹林裡沒有路，充其量只有樹與樹之間的空隙可供通行，而且林中樹蔭蔽日，蟲鳴鳥叫不絕於耳，加上風吹得樹梢沙沙作響，氣氛更顯肅殺恐怖。

我手執長槍，領著我的狗軍打先鋒，這時卻見數條黑影自樹梢竄出，直往天空而去，待凝神一看，才知是一群被我軍這不速之客打擾的鳥兒，驚恐的往四處逃竄，虛驚一場而已。為求安全，我特命庫洛四下打探一番，只見牠在樹叢間跑跳，這裡聞聞，那裡嗅嗅，還就著樹頭撒了幾泡尿，確定再無威脅便繼續率領狗兒們向前挺進。

穿越樹林後，風景頓時開朗光亮，這裡阡陌縱橫，間或點綴幾幢農舍。微風吹來稻浪起伏，儼然一片陶氏風光淨土。然而眼光再往前望，越過河堤，但見對岸塵土飛揚直入雲霄，伴隨轟隆隆的巨大響聲，

隱約見到卡車，怪手穿梭其間。但見阿公面色凝重，一面嘀咕著：「難道這工事已經在進行當中，這三合院的拆遷得趕快進行才好！」我也暗自想著：「工程來勢汹汹，這座三合院恐怕朝不保夕了。」狗兒們或許心有同感，竟對著遠方的塵煙低吠了一陣。

再一次和班長聊起他那「山上的家」，是在進毒氣室的前一刻。或許是想緩和我對「CS毒氣膠囊」的恐懼，班長竟然主動說起部落是怎麼不見的，他望著山頭說：「有一年颱風來襲，帶來的雨量引發土石流，我們的部落剛好在土石流的路徑上，還好村長及時通知我們逃命，我們才得以逃過一劫，但是村長走得太慢，和村裡的房子一起被土石流沖走了。後來我們被國軍的救災人員找到，安置到較為安全的新部落。這段記憶一直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，鋪天蓋地的土石流撕裂了族人賴以依附的家園，山神轟隆隆的怒吼聲，夾雜族人聲嘶力竭的哭喊聲，這些經常成爲半夜裡的噩夢，不斷的侵蝕著我！」原來班長的家園竟承受這麼悲慘的遭遇！這時班長反問我：「那你們的老家三合院又是怎麼消失的？」這時換我說起了關於三合院拆

除的故事：

當阿公知道這地方就要實施都市重劃，三合院勢必無法保留，但又捨不得這一磚一瓦的，最後大家決議將這三合院裡重要的家當，和拆下來的磚瓦屋梁等，暫時存放在河邊的工寮裡，等待都市重劃完成時，我們再在原地重建三合院，再把這些屋梁磚瓦一一歸回原位，重現一座原汁原味的三合院。

所有人莫不期待有一天能重建三合院，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在某一年大洪水中，河堤潰決的結果，使得整個工寮連帶裡頭所有的東西，都被沖進滾滾洪流裡永不復見了，當然也包括爺爺的竹簍，胡琴，古老的大鐘，爸爸的刀槍弓箭，孔明的羽扇綸巾，孫悟空的金箍棒……，全都沉沒在黃土泥流中！當然重建老家三合院也就不可能了，「這和我們山上部落的消失倒有異曲同工之妙啊！」班長悻悻然地說著。

自從體驗過毒氣室，感受過CS膠囊的威力，接下來的課程好像沒那麼辛苦了，也許是懇親會的日子近了，辛苦有了等待的目標。開放懇親那一天，大家一早就準備好迎接親朋好友的到來，每一個黝黑的臉龐，都露出久違的笑容，故作鎮定的外

表下，有著難掩興奮的心情，大家在隊伍中頻頻張望著，希望遠方走來的，就是自己心中渴望見到的家人。

等待的時間特別難熬，終於在不斷湧進的人群中，我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，肯定不會看錯，那個頭戴斗笠，挑著竹簍的身影，那不就是阿公嗎！不但是阿公、阿嬤，爸媽、弟弟都來了，才一個月不見，卻有種恍如隔世之感，家人帶來的，不只是一頓有別於軍中的食物，更帶來思念的慰藉，阿公的竹簍裡，更是滿滿老家的氣息。我們找到一棵大樹，就著樹蔭坐了下來，阿公擦了擦汗，開口便說：「不要笑阿公俗，這斗笠不戴，怎麼對抗這日頭，這竹簍只剩這兩個了，要帶的東西這麼多，我就把它們翻出來用了。」我對阿公說：「阿公怎麼會俗，今天我看所有人裡面你最帥，我和班長說過你的故事，我來介紹你們認識。」

我找來班長和我們一起聊天，阿公阿嬤搬出竹簍裡的食物，一一向大家介紹著：「這是芋頭糕、粽子、筍包，都是自己做的，這是老朋友送的，今年最後一批荔枝，跟老家種的是一樣的品種，這是甘蔗、芒果、香蕉……」阿公比手畫腳地說著，班長津津有味地聽著，彷彿他們倆比我還熟呢！阿嬤這時拿起她製作的得意糕點，塞

在班長手裡，並且說：「別顧著說話，趕緊趁熱吃。」班長連忙的推辭，緊張的說：「我們做幹部的不能吃入伍生的東西！」阿爸這時站起來，對著班長說：「我們有『吃水米』的習俗，就是異姓的朋友，吃了我們家的水米食物以後，就是一家人，以兄弟姊妹相稱，今天阿為在這裡吃了部隊的水米食物，受到長官的照顧和訓練，那你們就是阿為的兄弟姊妹，今天我們一起分享家裡帶來的水米食物，就是把你看做阿為的兄弟，你一定要和我們一起享用才可以！」班長聽完阿爸的一番話，恍然大悟般的頻頻點頭：「我懂了，在我們部落，有客人來，我們也一定會請客人喝酒，不喝就好像不和我們做朋友一樣，所以你們帶來的食物，我也一定要一起分享，這樣我和阿為才是好兄弟，對不對？」班長說完後，用力的拍了拍我的背，大家相視而笑；一場懇親會讓大家感情更密切了。

當初決定報考軍校，阿公是第一個贊成的人，阿公說：「我們人要活的有尊嚴，就要有實力，國家要強盛，才沒人敢欺負我們，能成為保衛國家的軍人，是一件光榮的使命！」

有一次我在三合院的書房裡翻到一本相簿，裡頭盡是泛黃的相片，我如獲至寶地

拿給阿公看，阿公看著看著，彷彿掉入記憶的漩渦裡，阿公指著一個留平頭的少年人像說：「他是我的大哥，由於我們的父母早逝，家裡窮得慌，全靠大哥種田養活我們，大哥就像我們的父母，照顧我們的生活吃穿。儘管有心讀書，為了顧三餐，也只能半工半讀，農作所得，大部分都上繳日本皇軍充作糧食去了，自家三兄弟卻只能吃一些地瓜果腹，大哥常和我說：『我們兄弟哪一天，能吃到一碗扎扎實實的白米飯，那該有多好！』可惜到他死，這個願望都沒實現過。」

「在他十四歲那年，學校的一個日本老師遭學生訕笑捉弄，一旁不明就裡的大哥，在鬧事者一轟而散後，倒成了替罪羔羊，日本老師是一名孔武有力的柔道高手，盛怒之下，對著大哥就是一記過肩摔，大哥像一個稻草人般，被重重摔在地上，頓時不省人事。日本老師在出完氣後揚長而去。同學和其他老師見狀，趕忙用木板將大哥抬回家。當晚大哥就口吐白沫沒再醒來。」說到這裏，阿公的眼睛充滿了淚水，他擦了擦眼淚接著說：「事後那個日本老師沒來家裡表達過歉意，也沒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。為了達成大哥生前的願望，我們用一整碗扎扎實實的白米飯祭拜了大哥。可是我就這樣失去我最敬愛的大

哥。」聽完阿公的話，我矜憫阿公的過去，在我的眼裏，阿公已經是最與世無爭的樸實農夫了，在他的人生，竟有如此慘痛的過程，在那個「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」的時代，人命竟是如此的輕賤。

「報告班長，第二伍完成射擊前準備，待命射擊！」我看著班兵管雲昌、張一飛都各據一方，完成卧射姿勢後，大聲向班長回報著。這時各人手中的「M16」步槍，槍口緊緊瞄向遠方的敵人，我覺得汗水自鋼盔沿著額頭流到了眼睛裡，實在騰不出手來擦汗，只得眨了眨眼睛抹了抹袖子，這時命令已下：「開保險，開始射擊！」全線發起第一波射擊，之後收槍退出射擊區域，接著班長又下令：「提槍快跑前進！」「M16」提在手裡並不重，但在全副武裝加上毒辣的太陽照射下，就連呼吸聲都特別沉重，腳下的戰鬥靴迂迴踩在剛下過雨的泥濘地，身上的迷彩服早已溼透，不管怎樣，所有人的目標只有一個，不計任何代價，今天非得攻上眼前的508高地不可。

這是「三軍七校」入伍訓的最後一個考驗——震撼教育，入伍訓則是進入各軍校就讀的第一張門票，不管是自我的期許或是家人的期待，我已經沒有回頭路，除了

前方山頭上的目標區，我似乎沒有別的選擇了！

前方是險阻重重，轉身已無退路，只有緊握槍桿向前邁進，此時傳來班長的吼叫聲：「砲擊，卧倒，匍匐前進！」幾乎在同一時間，所有人同一時間「啪」地卧倒在泥地裡，無暇擦拭臉上沾著的泥巴，「砰」地一聲巨響，前方瞬間一陣土石煙霧，煙硝未停，身旁又是一震，這哪移動得了半吋？似乎故意不讓停歇似的，震耳欲聾的機槍聲怒吼了起來，逼得一群狼狽不堪的班兵迅速往滿是積水的高絆網裡鑽。

「來吧！砲擊算什麼！機槍算什麼！毒氣算什麼！就一起來吧！」我一邊在高絆網底下，滿是積水的泥巴中迅速爬行，口中更不斷大聲咆哮著，似乎支撐我往前的，就只剩這股不認輸的毅力。出了高絆網不代表前方就是一片坦途，接下來的考驗還有帆布橋、V形梯、繩梯、毛鈎繩等難關要過，突破各種地形和壕溝考驗的是意志力和體力的結合。

經過一連串考驗後，終於到了衝鋒的時刻，望著仰角上的山坡頂點，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，氣力早已放盡，身上早已沒有冷熱知覺，可前方還有敵人阻擋，肉搏戰

靠的只是一股不願倒下的毅力撐著，最後攻上山頂那一刻，回首山下的一望，硝煙依舊瀰漫。

來時路漫長，百感交集在心頭，入伍訓已經接近尾聲，來自四面八方的入伍生，在二個月的朝夕相處中，培養出了真摯的革命情感，結訓後都將回到各自的學校，都將是畢生難忘的一頁，看著手上的結痂的傷痕，彷彿見證二個月來的經歷，往後的路肯定比入伍訓更多考驗，入伍訓只是從軍這條路的起點，往後的故事肯定更精彩，人生總有無限的可能，人生的經歷無關成敗，但是非凡的經歷卻是人生的紀念品：

「血染征袍透紅甲，當陽誰敢與爭鋒，古來冲陣扶幼主，只有常山趙子龍。」

——三國演義

這句在「三國演義」看過的句子，在經過二個月入伍訓後，讀來特別有滋味。

拍拍身上的塵土，終於放假了！揹起沉甸甸的黃埔大背包，我的下一步是回到家裡整天不關機的冷氣？還是上山拜訪班長口中的好山好水？最想的還是拉著阿公說故事，回到記憶中的老家三合院。現在我才發現，原來三合院不只陪我度過二個月的入伍訓，它其實已經陪了我二十年，延續祖祖輩輩守護著三合院的精神，今後的

我，守護的是這塊土地上更多的三合院，和居住在三合院裡的人們；三合院可以是任何形態的存在，在心中形成一種信仰和力量，這股力量將幫助我保護國家、人民，並且打擊一切意圖侵犯它的敵人。

